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八

明 王志長 撰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註平成也正也

疏九灋以施於諸侯為主故云邦國也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註封謂立封於疆為界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註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

別尊卑之位

疏按大行人云以九儀辨諸侯之位等諸臣之爵鄭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故知九儀中唯有諸侯諸臣無天子之臣大宗伯九儀之命中有六命八命并九命作伯兼有王臣則與此異也○康侯胡氏曰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

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忽以後至而叙於陳之下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夫亂之所由生則儀位以為階此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也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註興猶舉也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

王氏曰進賢興功若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賢者進則人莫不懋於德功者興而無所抑則人莫不懋於功而人才由此作新矣所謂作者興詩所謂遐不作人書所謂作新民者同也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註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維猶連結也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註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

疏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註職謂職稅也任猶事也事以其

力之所堪

疏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由天子施之此太宰九貢并小行人春令入貢皆是歲之常貢與大行人因朝而貢者異分職即太宰九職彼據畿內此據諸侯諸侯邦國亦由天子分之○王氏曰施貢則各以其所有分職則各以其所能施貢所以任其財分職所以任其力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註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

王氏曰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簡謂選其彊弱稽謂考其衆寡然後衆可用也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註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

王氏曰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務得其平所以使邦國安寧而無外患之侵此掌固司險之事也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註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

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兼山郭氏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始而

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蓋上下之分未立疆弱之

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衆得以暴寡日趨於亂亡

而生生之理熄矣必有徳者出焉則上下之分辨衆

寡之情一於是小事大大比小而民志卒歸乎大定

是先王封建之本也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註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

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

愚按正諸侯之罪謂之伐聖王之重其事也王國者樹之本也諸侯其枝也語云去其枝者傷其心故聖人慎之苟罪不可赦然後聲以致討是謂去惡木以扶嘉種也又安得有殃民之譏乎

馮弱犯寡則眚之註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

介甫王氏曰眚若人之瘦眚使其彊更弱其衆更寡所以正其馮弱犯寡之罪也

賊賢害民則伐之註春秋傳曰麤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

暴內陵外則壇之註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玄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

王氏曰壇之者會諸侯為壇命以伐焉

野荒民散則削之註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

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臣工

之詩因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

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其罰始

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

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土地田野之政則先

王之意可知矣

負固不服則侵之註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不服不事大也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疏用兵淺者對伐是用兵深者以其罪輕直侵之而已○王氏曰無鐘鼓曰侵掩其不備既服即止

賊殺其親則正之註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春秋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坐殺其弟叔武

臨川王氏曰正者正以服屬之法

放弑其君則殘之註放逐也殘殺也

疏放若季氏逐昭公弑若慶父弑二君及崔杼弑君之類○劉氏曰殘者殲厥黨類使殘破○王氏曰殘若秋官掌戮䡾之焚之罪不容於死也

犯令陵政則杜之註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使不得與隣國交通

明齋王氏曰杜之先治其與國使不得交通然後

從而討之若齊桓伐楚而先江黄也
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註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内無以
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惟禽
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疏外亂謂若齊襄公淫於魯桓夫人文姜内亂若
衛宣公上烝父妾下納子妻之等○王氏曰先王之
時其所封建以為諸侯者莫非賢也邦國之君又安
有罪惡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葢先王制治於未亂

保邦於未危思慮而豫防之故制為九伐之法雖具豈嘗試之哉設之使知懼而已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袁宏曰古者帝王必建萬國而植親賢置百官而班羣才所以不私諸已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禮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之田降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一畿臨饗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政事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

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廵守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祿承襲之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修職述守之疇務善其禮不為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自周室微弱政教陵遲威文翼戴二國是賴是雖楚恃江漢秦據崤函然畏迫宗周忌憚齊晉歷觀八百豈非列國扶持根深難拔已然之效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註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為界有分限者九籍其禮差之書也政

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鄭司農云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疏方千里曰國畿據王畿內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又云諸侯賦貢多少有常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是其禮差也侯者候也為天子伺候非常也甸者為天子治田以出賦貢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采者采取方物以共天子衛者為天子衛守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教自此已上六

服謂中國之九州夷鎮蕃三服總號蕃服故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指此三服也○王氏曰九畿謂之九服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也○王氏曰自侯畿至衛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　薛氏曰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此以開方法論建國多寡之數也鄭氏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王畿與

九服共為萬里自要以內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耳按司馬職方之文皆曰其外方五百里既曰方五百里則四面各二百五十里九畿之相去二畿而當五百里非一面五百里也鎮畿之內方五千里而已此正與禹貢五服廣狹之數畧相當其侯服甸服則禹貢之侯服也其男服采服則禹貢之綏服也其衛服蠻服則禹貢之要服也其夷服鎮服則禹貢之荒服也其蕃服則荒服之外

矣四面尣舊各廣二百五十里耳在禹貢則綏服之內方三千里九州之大界也兼要荒二服而言之則方五百里耳唐虞舊域無方七千里明矣在周官則采服之內方三千里九州之大界也兼衛蠻夷鎮藩五服而言之則方五千二百五十里耳在周公時亦無方七千里之地明矣由是言之則王制九州大界方三千里兼二帝三王而言之也其國之大小服之多寡則隨世而遷不必同也周官與禹貢五服之外

必廣斥其地爲蕃蠡者蓋有周盛時人物庶蕃其制不得不然也聖人於地域豈好異哉因其時而已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註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

疏按小司徒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七六五為其中則地有上中下各分為三等九等則十口食上上九口食上中八口食上下七人食中上六人食中中五人食中下四人食下上三人食下中二人食下下又按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故鄭云邦國如六遂矣○劉氏曰大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蓋

與此同而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司馬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竭作其羨於四時之田也或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皆所以教之戰也伍兩卒旅軍師為正兵者鄉遂十有五萬人而羨卒在外郊野都鄙之兵又在其外莫不軍制其師師制其旅旅制其卒卒制其兩兩制其伍而大司馬則總其軍律而以為用也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驟之而隊伍罔差發縱之而

進退用命為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彊可獲矣軍無闕數戰無敗事由教之者衆而用之者廣焉聖人之慮精密如此此司馬所以肅諸侯而正邦國也乃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焉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註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

王氏曰旗所以屬衆衆視而從之故致民必以旗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

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

疏爾雅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反尊卑者出則壯者在前老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王氏曰春陽用事非兵之時故教振旅所謂入曰振旅是也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註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鄭司農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玄謂王不執鼖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

雜說鼓之為物以和軍旅以節音樂以正田役以

作士氣者也車驟徒趨鼓與之進車發徒刺鼓與之成車坐徒作鼓與之行止易車險徒先王所恃以卻敵者也然而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在鼓而已○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制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至周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天子無事歲三田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而王執路鼓親臨教戰泣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不用命者則戮隨之

其教習之嚴若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也以威令素行也○黄氏曰進則患怯退則患紛故軍將執晉鼓以作其進卒長執鐃以肅其退○王氏曰謂之公司馬以别於私人私人若都家司馬○愚按諸侯入朝佐王田獵不敢以枹鼓之事上煩天王故代王執鼖鼓以鼓軍事田以祭祀為先王執路鼓者方田而如對先王先公焉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

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註春田曰蒐

疏蒐搜也春時鳥獸孚乳搜取不孕者用之也

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

王氏曰有司甸祝也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

號

表貉立表而貉祭也

蔡氏曰祭始為兵者蚩尤也或曰黄帝也

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

疏此據漢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陣不逐犇走○薛氏曰表貉而後誓所以肅民

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

疏按山虞云使地之民守其厲禁不得非時入也

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莱除陳草皆殺而火止

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豣於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

康侯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也蒐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以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以孝而順天下故春教振旅以蒐夏教茇舍以苗秋教治兵以獮冬教大閱以狩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患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戚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註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

王氏曰詩云召伯所茇蓋召伯為草舍聽訟於甘棠之下教茇舍教以草舍之法也○按茇舍謂草宿也

營壘於野所戒在夜

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

王氏曰撰車徒所以具之讀書契所以聲之皆比

軍事也古者晝戰則目相視故為之旗旌夜戰則聲

相聞故為之號名芟舍欲其名聲相聞足以相別而

已辨號名因其宜也

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

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

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

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古者軍

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也此六者皆書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别其部職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註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

趙氏春秋曰夏田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也

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

疏春秋左氏傳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是車行

遲取物少

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

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礿宗廟之夏

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内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疏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

秋以出兵為名秋嚴尚威故也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

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

他皆如振旅註軍吏諸軍帥也

疏從軍將下至伍長皆是軍吏

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

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卿大夫也

陳氏曰師都解見司常○王氏曰鄉遂鄉遂之大夫也郊野則公邑之吏也○某氏曰載猶建也

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

疏各書其事與其號者即是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之等秋雖不具辨號名亦畧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也○陳氏曰九旗之物皆畫號名事之象耳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晝之相示者以象夜之相聞者以聲故旗物有龍虎鳥龜之文所以待晝

事有號名事所以待夜事也○明齋王氏曰按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旗正與此同此外所載皆異大司常於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凡祭祀賔客會同軍旅並當以之為準唯安營出戰則旗法與此不同詳見八陣法若其初至不當又有所更置蓋旌旗以一人之耳目豈得數易以亂之此蓋誤文也○仲輿郝氏曰軍吏天子六軍之吏即大司馬師都即公孤為鄉老者鄉遂謂鄉遂大夫士郊野郊外六遂縣

鄙之衆百官王近臣分師護衛者以上諸臣皆有將領之事鄭云或將或不將非也○按鄭氏司常註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此以師都爲遂大夫鄉遂爲鄉大夫似不倫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註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

王氏曰王制曰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則秋用羅宜矣

祊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中冬教大閱註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

閲簡軍實

康侯胡氏曰教大閲特詳於三時為農隙也○雜說

四時之田春辨鼓鐸鐲鐃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

皆辨之三時各辨其一何以令軍乎蓋互言之耳其

實皆辨也辨鼓鐸有王諸侯軍將師帥旅帥之别辨

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辨旗物有諸侯軍吏師

都鄉遂郊野之異則畿內皆遍教矣四表之表相去二百五十步雖容六軍且不足況畿內乎不然大都之地去王城五百里一歲四時就國教閱不幾擾民乎○王先生曰四時之田辨鼓鐸者未始無旗物所謂以旗致民是已辨旗物未始無號名所謂各象其事與其號是已要之三時之田各以所辨書為主耳○周禮田法大抵詳於冬狩以文義攷之亦四時所並用也請以蒐田明之其曰執鼓執金而繼之以教

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者即冬狩所謂中軍以鼙令鼓以下為一節又三鼓以下為一節坐作如初乃鼓以下為一節是巳其曰有司表貉者即冬狩所謂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又曰有司表貉於陣前是巳其曰鼓遂圍禁者即冬狩所謂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三鼓車徒皆作繼之以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是巳苗田獮田一如蒐田但大閱之車徒為甚備

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註羣吏鄉師以下

疏鄉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以下則若州長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國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

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注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汙萊玄謂萊芟除可陳之處

疏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仲冬之時放火田獵何須芟除草萊是以車攻詩毛傳云大芟草以為防然後焚而射焉是田處不得芟草萊故後鄭易之以為芟除可陳之處○陳氏曰所謂艾蘭為防

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

疏鄭據天子六軍整數而言其實兼羨卒之等故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薛氏圖曰立此四表每至表則�一而坐坐而更起以正行列也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則從南頭立表以北頭為後表後表中乃五十步表之

中從南表至北表也建旗所以待民之至故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此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表自第二表至第三表也車馳徒步及表乃止此表自第三至前表也乃鼓退及表乃止此自南總至北三表也○臨川王氏曰羣吏以鼓鐸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皆致之大司馬師欲聽於一也○王氏曰前期既戒衆庶矣又後至焉非不教而誅者也故後至者必誅軍法後期者斬此言誅者則

方致民也故誅之而已以下文言不用命者斬則知此言誅未遽以死處之也

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註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

疏使司徒誓者此軍吏及士本是六鄉之民今雖屬司馬猶是已之民衆故使司徒誓之也○王氏曰前期戒衆庶然後後至者可誅既陳而誓然後不用命

者可斬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註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士衆之氣也

疏按左傳成二年晉與齊戰於鞌郤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我旗鼓進退從之於

是右援枹而鼓之時郤克擊鼓哀三年鐵之戰趙簡子云伏弢嘔血鼓音不衰是皆將居鼓下也

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掩上振之為摝摝者止行息氣也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註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

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註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

王氏曰乃鼓者鼓急疾不暇鳴鐲以節之也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註鼓戒戒攻敵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

王氏曰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則其赴敵也有節制焉鼓聲止謂之闋鼓戒者聲鼓以戒攻敵也武

王之誓徒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誓車曰不

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所謂車徒之節也○王氏曰戒者作氣使戰鬭者不極其力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註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

疏乃鼓退者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回身向北更從南為始也○王氏曰其卻而止從上而已夫能使下無違其上如此則輯睦故也○潛溪鄧氏曰鼓退象

敵服也郤如進入如出教持勝整暇也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註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

疏軍門曰和和者左氏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立兩旌者昭八年穀梁傳云秋蒐於紅正也又云刈蘭以

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槸注云質椹也

槸門中臬又云流旁屋御擊者不得入注流旁握謂

車兩轊頭各去門邉容握握四寸也又車攻詩傳云

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纒旃以為門裘纒質以

為槸門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

右然後焚而射焉又云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是

其事也○臨川王氏曰四時皆教而後田田習用衆

焉言教而後可用也

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疎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

疏出軍之時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羣臨陣則車徒異羣故車人有異也

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

其氏曰前後相去百步各帥長巡行其間○王氏曰宣王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此則易野車為主也又曰選徒囂囂搏獸於敖此險野人為主也○陳氏禮書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鄭為魚麗之陣先偏

後伍伍承彌縫郯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政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車足以

當敵後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孔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詩稱大叔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

巫臣教吳以乘車而以勝於楚何也○貴與馬氏曰按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竒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死則爲於嚳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霸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遇敵之時初不迫人於險固如此至夷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車之雍容不

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
我長於車今捨我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
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
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
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
乎○愚按後世而修車戰之法是不知時變者也三
代之上以禮殺人者也三代之下以智以機殺人者
也以智以機殺人者則所以殺人之具將猶不可喻

之於卒而況他人乎而乃曰我有車馬可以自衛可以陷敵是以機智殺人者而操以禮殺人之器鮮不敗矣陳氏之說所謂以葉止兒之啼者也不得已而曰房琯之敗無其人爾噫有其人而又何必車戰之為萬全也乎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註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

疏按王制云天子發諸侯發皆不云佐車者其實

天子諸侯皆有驅逆之佐車直於大夫言之者據終
而言也○王氏曰驅驅車驅出禽獸使前趨獲逆逆
車逆還之使不得出圍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
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註
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
語為相疑惑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
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豜於公一歲為豵二歲

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豜五歲為慎玄謂慎讀為麎爾雅曰豕生三曰豵豕牝曰豝麎牡曰麌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

某氏曰必三鼓者至於三則節制之止也故大閱之教表為三表鼓為三鼓車以三發徒以三刺坐作以三而為之止昏三之以為節制也○王氏曰東山之詩曰勿事行枚婦人欲其夫無戰勿事行陳銜枚之事也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註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尅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鼖譟亦謂喜也

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註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故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子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殄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祊享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外以彰事神之禮内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此不足為後世法乎○春秋發微云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

祭祀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唯荒也妨於農唯暴也殄於物此聖人之深戒也○南軒張氏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戰陳君子所不取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有兵斯有用兵之法非若後世詭譎之為也蓋明其節制一其號令使之服習而其本則出於仁義是以無敵於

天下若弛兵徹禁以名後侮而曰吾好仁而已是烏知所謂仁者哉○東萊呂氏曰古者教戰不是徒然耀武所以必欲取獸以取者正欲舒民之氣而辨等列順少長之禮寓於其中如後世習其非所當習皆是民氣無泄故至於是以此知先王之時皆有所自後世說者或以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此自秦以來言之非古制也○黄氏曰以兵寄農以教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

容在鄉則相識於族在軍則相識於卒在田役則相
識於茇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趣之戰也其與比閭
之間田獵之時無以異也其孰以為危事哉○潛溪
鄧氏曰蓋鼓鐸鐲鐃畢動車旗徒御畢作擊刺射御
畢發而終不違夫禮之用也故大閱教戰也記有之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雖平好戰必亡教戰不忘
戰也不忘戰終不以無事而教戰以社以禴以享以
方終不盡夫三時之用而終之以禮此天下之大教

也國行禁令救無辜伐有罪舉而措之耳○愚按兵不可不習而兵不可習也不習則不精習則人費唯以有罪之獸當有罪之人而教之戰焉此三代之兵所以不戰而自不弱也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註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

王氏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

惡人之亂之也以其愛人循理故以救無辜爲先以

其惡人之害故以伐有罪爲後蓋師以安民爲先故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師執事涖釁主及軍器註

大師王出征伐也涖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

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

器鼓鍾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

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註致鄉師致民於司馬

凡校次之也

䟽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王氏曰凡軍衆校其數之多寡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註事謂戰功也

䟽司馬當對陳之時巡軍陳眡其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明齊王氏曰對敵交戰時親巡陳後恐有踈虞以致蹉跌及眡其事機以為

變化其有功罪者因而賞罰之與安坐城堡而唯遣師出戰者異矣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註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

臨川王氏曰右秉鉞示勝而不忘戰司馬之事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於社獻功於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疏鄭志答趙商問曰司馬主軍功故獻於社大司樂

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於祖以出軍之時告於祖宜於社故反必告也○臨川王氏曰愷釋而為愷故也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註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註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

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
庶士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註大役築
城邑也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植
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為植巡功屬謂聚
會之也要者簿書也攷謂攷校其功玄謂慮事者封人
也於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
數

疏左氏傳註云植將主也○愚按大司馬為夏官之長大役非其專職但城邑與戰守有關故得與司徒司空共慮其事若植為築城楨耳何足以煩大司馬大司農可也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註帥帥以從王

疏諸子職云若會同賔客作羣子從注從從王也則司馬帥之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註大射王將祭射於射宫以

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為六耦

䟽按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宫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禮亦射於郊學宫中皆是為祭選士故云選賢也王射三侯者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是也此大射是將祭而射故用諸侯為六耦若賔射射人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當用卿大夫為之燕射三耦用卿大夫巳下為之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註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賔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

疏司馬夏官夏隂氣所起魚水物亦隂類故司馬進之

大喪平士大夫註鄭司農云平一其服也玄謂平者正其職與其位

喪祭奉詔馬牲註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小司馬之職掌註此下字脱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明齋王氏曰按軍司馬者軍中執法之官猶後世都虞候也凡一軍儀制之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

失士卒之功罪靡不司之昔王儀為司馬昭司馬得以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為白孝德都虞候得以專驕軍之戮所以佐大小司馬者也○輿司馬者主一軍之車車必有騎故天文謂之車騎行則以為乘載止則以為營衛戰則以為衝突兵家莫重之器此官掌其收藏出入師行則主營衛車戰之事使無離次不齊也○行司馬者主一軍戰陳行伍坐作進退之法凡軍法左右前後各司其局士大夫死行列故賞誓

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如是則人有統攝而無奔潰之患勇怯並奏而無罷敝之虞矣凡行陣之事多於車而輿司馬為上士者蓋輿皆士大夫所乘而行則兼夫貴賤且車以為營衛亦先為不可勝之意也○又曰按易大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也於是雷雨作而物與无妄此天之政王者奉天討罪救民水火之中

如雷霆之威如時雨之降天下之政莫大馬司馬所以稱為夏官也粤稽虞廷兵革罕用分掌於六事之人而未有専官中古防患深遠故特設夏官掌政而専統六師然觀夫職方險固等職皆主於控制四海之大端治亂者以不抵於亂為務也兵甲弓矢等司必先於自衛用兵者以不可勝為貴也大僕等官以通達上下司士射人以辨論官材伐無道誅不義以方域又安進賢興功為先也以至天子侍御僕從輿

服法駕靡不統焉而皆主於格王正厥事者正君而後可以正天下也後之言兵者率以謂武人之事而治平尚文則每輕之殊不知吾民非此則不生國家非此則不安聖人制兵之始其原出於天地生生之心而已故非體天地好生之德者不可以語兵非有剛大浩然之氣者不足以用兵夫豈勇夫悍卒撫劒持戟之云故苟有一毫功名利達之念即逆天地好生之心尚可與議周公夏官之旨哉詩曰上帝臨汝

毋貳爾心斯得之矣○雜說先王立法以明示民獨軍旅之制曲加諱誨井田之畫皆軍政也而皆屬於掌教之司徒四時之田以習戰也而獨變其名曰蒐苗獮狩吉凶賔嘉所以為禮而儀禮不以軍而並列獨藏於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則縣師始受其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不悉備而軍輿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其令貢賦則為之丘甸縣鄙之名而以四

起其數其會卒伍則為之伍兩軍師之名而以五起其數其調車徒則為立通成終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數夫同此民而易其名異其數何其不憚煩也嗟乎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設其財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屢易其軍伍之名變化出入使民不知先王以為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息故凡為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為慮微也○潛溪鄭氏曰夏官之政小司馬貳之軍

司馬攷之與司馬主車行司馬主徒豈將事而作之故職掌不具歟問者曰夫兵以形勢為其用者也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以輕疾制敵諸合離向背幾神變化大司馬尸之矣經不少槩見何也曰王道天德終不極夫兵之用也皇皇乎成周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刑且措而不用故閱兵適寓諸農而止而邦可與守也况其慮後世至豫防危亂至深而務折其萌者至遠也治兵茇舍大閱振旅畢教也紀律嚴分數明

而幾神變化可得而措也豈為不豫哉且因形措勝

又何可預設也

周禮註疏删翼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任兆炯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註疏删翼卷十九

明　王志長　撰

司勲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註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内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為差

王氏曰其地則載師掌之其法則司勲掌之○明齋王氏曰六鄉無閒田載師賞田任遠郊之地鄉字疑誤

王功曰勲註輔成王業若周公

國功曰功註保全國家若伊尹

臨川王氏曰王有天下諸侯則有一國召南言國君積行累功又曰羔羊鵲巢之功致左傳云諸侯言時計功則功以國功為主也

民功曰庸註法施於民若后稷

王氏曰書言車服以庸則庸以民功為主也

事功曰勞註以勞定國若禹

治功曰力註制灋成治若咎繇

王氏曰治功則若辟草萊任土地之屬孔子言禹盡力乎溝洫是已治功曰力治成於彊力故也○明齋王氏曰治功者若召公之循行南國畢公之保釐東郊為政而有治平之功也

戰功曰多註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灋曰上多前虜

疏已上六者皆對文為義散文則通左傳云舍爵策

勲彼戰還而飲至則戰功也而云策勲是通也明堂位曰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是周公德大有勲兼勞者也○潛溪鄧氏曰司勲功等有六戰功後焉首王功曰勲次國功曰功次民功曰庸爲其功計安於無形也事功治功專於勞力眇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庸不効於民事而勤民於戰非王道所右故後之也蓋天道後陰也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註銘

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享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兹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王氏曰先王於有功之臣其識之則欲其不忘其報之則欲其致厚銘書於王之大常使與日月同其光則識之而不忘也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同其榮則報之而致厚也○介甫王氏曰大烝冬之大享也當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也

大功司勲藏其貳註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

掌賞地之政令註政令謂役賦

凡賞無常輕重眡功

王氏曰事勞若一時有劇易戰多若一敵有堅脆若此屬不以為常故輕重眡功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註賞地之税參分計税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

惟加田無國正註加田者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云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獨加賞之田無正耳

疏無國正言無稅入天子法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及王制圭田圭田即仕田是有四種禮記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牲是大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註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

王介甫曰每馬則以三物量之以知其所宜

綱惡馬註鄭司農云綱讀為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為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玄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

王氏曰馬有覂駕破車而其才可用者則以索綱維

之使馴服也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註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内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

疏凡受馬於有司者所受之馬謂給公家之使○王氏曰書其齒之數毛之色與其價之直將以防其養

視之不謹而使以其物償之也○雜說必入馬耳見得是實死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註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

劉氏曰馬及行則始當駕者量其勝任入其等以齊其行也○王氏曰司馬法曰戎事齊力尚彊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所謂以任齊其行者齊力齊足者也

若有馬訟則聽之註訟謂賣買之言相負

禁原蠶者註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傷馬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註建立也立國有舊灋式若匠人職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后君也言君容

王與諸侯

王氏曰掌建國之法則以王國為主也以分國為九

州則自王國而及諸侯之國其地分為九州也營國城郭則周營王國之內城外郭也營后宮則周營后之六宮也凡建國王立朝后立市朝在前市在後道巷門渠有縱橫有廣狹皆量而為之制也王國之制既立然後都邑可量故造都邑亦如之○仲輿郝氏曰分天下之國按禹蹟九州之舊守內大埶可知也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註軍壁曰壘

王氏曰舍謂軍舍

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為道也𤣥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

明齋王氏曰師衆所居非可茍也八陣之法中軍倍於四正以為提挈張弛四正倍於四隅以為輔翼遊軍別存三之一以為應援營中大道縱横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為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為天子諸侯大將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為兵衆貿易之所左祖以聽

命而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畧如國中之制安營
皆然但行軍多寡不同則壘舍大小亦異握機經云
先出遊軍定兩端孫子云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
生稱稱生勝皆謂是也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註書地謂方圜
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
王氏曰若封國慶削巡行征役皆於是乎考之以量
人主長短之數也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註鄭司農云從獻者肉殽從酒也𤣥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

疏後鄭不從先鄭者以肉殽從酒禮所不言按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詩云載燔載烈毛云傅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燔雖不貫亦是炙肉故鄭云肉炙也儀禮脯十脡各長尺二寸是其多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王氏曰從獻脯燔

者以所獻牲牢為正而以脯燔為從也

掌喪祭奠竁之俎實註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葴苞筲於旁

王氏曰量人掌之者亦有數度故也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歴而皆飲之註宰祭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玄謂斝讀如嘏尸之

嘏

疏少牢尸嘏主人郊特牲云嘏者長也大也謂使主人受長大之福○某氏曰尸酢主人以福酒鬱人量人受而傳之它器而皆飲之皆飲謂盡飲猶言卒爵○介甫王氏曰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交神以德者也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事神以禮者也二者本末相成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註鄭司農云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謂

肆讀爲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

疏按外傳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俎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殽體解而爓之又云退而合亨腥其犬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此祭爲宗廟之祭故後鄭讀肆從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豚解之法則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謂四段解之也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正祭即體解爲二十一體喪事畧則有豚解其天

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熟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爓之酳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劉氏曰羞進之也羊肆謂朝踐獻腥四段其牲爲豚解也羊殽謂饋食獻熟體骨節折而爓之以酳尸也肉豆謂切肉而以豆羞者也○王氏曰肉豆則醢人所掌四豆之實謂以豆盛其所實之醢而進之也

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註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

祭也玄謂珥讀為衈祈或為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宫兆時也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註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

王氏曰沈為貍沈辜謂疈辜侯謂侯福禳謂禳禍皆小子飾其牲也

釁邦器及軍器註邦器謂禮樂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註示犯誓必殺之

祭祀贊羞受徹焉

王氏曰斬牲徇陳者以小子掌釁社而軍法不用命

則戮於社故也羞始祭所進徹祭畢而徹小子皆贊

之以小子之職皆事之小者故也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註羔小羊也詩云獻羔祭韭

王氏曰飾羔若記所謂飾羔鴈者以繢羊人於祭祀

飾羔亦若封人之飾牛牲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註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於室

疏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王氏曰飾羔小

祀也割羊牲大祀也曰飾曰割亦互文也

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註灋羊飧饔積膳之

羊

介甫王氏曰法羊賓客牢禮之法所用○或曰如上

公飧五牢饔餼九牢多少有常法也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註鄭司農云積讀為漬謂

釁國寶漬軍器也玄謂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

疏祭天用犢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維

羊維牛維天其祐之彼亦據日月已下及配食者也

○或曰謂積於柴上焚燎之羊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註布

泉也

王氏曰賈買姓以羊人之屬有賈二人能知物價故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註行猶用也變猶易也

鄭氏曰論語云鑽燧改火取各方色木鑽火順時氣以救時疾火新則無疾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註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

有災

疏按左氏傳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火未出而作火六月丙戌鄭災

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黄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内火

疏梓愼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時則施火令註焚萊之時

疏上言行火政此又言施火令則不掌火禁宫正云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亦云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彼二官直掌火禁不掌火令

凡祭祀則祭爟註報其為明之功禮如祭爨

疏祭爨祭老婦也祭爟祭始教燧者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註野焚萊民擅放火

疏春田主用火因除陳生新則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也○集說王氏曰火之為物灼之則以燭以燎爨

之則以烹以飪燭燎以為明則納其氣於外烹飪以為養則納其氣於內逆而用之則强弱相勝而氣無以為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以之救民於四時皆有癘疾火生於木其氣性從之故四時各取其所宜之木以變國火焉而民疾於是乎可救矣春取榆柳夏取棗杏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季夏取桑柘時運而往火變而新陽大盛則養陰之弱以抑其强陰大盛則用陽之盛以救其弱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

而不滯於一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也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節火之用在人其出内有節則春秋傳所謂出内火是也蓋火之次於星為心其出也以夏之三月而位見於辰其入也以夏之九月而位伏於戌則其於出内火也觀其星之伏見以為節蓋五行於四時各有盛衰則火之運於四時也亦有休廢自辰至巳於方為火所王自戌至亥於方為火所伏因其王而出之所以宣其力於其伏而内之所以息其氣

先王於火之政令豈特有以救民疾哉而其原五行之性又有至於如此自非深知夫陰陽之情孰能與於此○明齋王氏曰按萬物之所以得生者陰陽二氣而已陽之盛為火之熱而物資之以暢茂條達否則萎而不榮陰之極為氷之寒而物資之以縮聚堅凝否則散而不收然火有出入當出而大旱則過盛而為災當伏而不伏則錯行而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内火也氷有藏啟藏之以抑伏藏之火俾之休息

啟之以發沈伏之陰俾得制火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夫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大過則血行不及而百疾作故治疾者多以滋陰降火為主天地之氣亦惟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於是乎有災是故夏旱則秋澇冬雷則春陰凡震雷冰雹皆陽驅陰急疾所致也故調元者亦以宣陰助陽為貴司爟淩人皆此道也周公設官言火非一司爟於夏所以裁成火之道司烜於秋但取火之明以為用

餘則修火之禁而已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註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衆庶民遞守固者也

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

疏士謂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劉氏曰易曰城復於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設固植木

其上守固之材出焉○王氏曰士者公卿大夫之適子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倅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遞守者也頒其守則遠近均焉勞逸更焉而守政成矣夫公卿大夫涖職於内而子弟守固於外内外一心休戚一體安得有他虞哉○愚按士庶子宿衛王宫不宜復掌城郭蓋國有大故則時頒而遞守焉所謂師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又按文王世子載出疆之政正室守太廟諸父守

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意內外亦以貴賤

分歟

設其飾器註兵甲之屬

王氏曰所以聳觀瞻而備非常

分其財用均其稍食註財用國以財給守吏之用也稍

食祿廩

任其萬民用其財器註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民之材器

其所用塹築及其藩落

劉氏曰財用曰分隨地守之所用也稍食曰均計功力之所當也萬民曰任分地界爲守也材器曰用防緩急之所須也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註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國有司掌固也

明齋王氏曰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事也如此則

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於掌固而通其守政庶乎緩急相應援聲勢相依輔而四面遠近皆通貫連絡矣至於荒僻或變故兵甲不備力役不供財用不給則又為通融之法以有餘而賛其不足國有司掌甲兵財用人民之官也○按一說數語直下移甲以下通守政之事亦通但不如明齋之周匝至移甲等即掌固之法則國有司不宜又指掌固明矣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註巡行也行守者為衆庶之懈惰夜三鼜以號戒註鼜擊鼜戒守鼓也三巡之間又三擊鼜

陳氏樂書曰宋沈約樂志曰鼜鼓長丈二尺守備及役事鼓之鼓人不云手鼜鼓役事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鼛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蚤故以鼜○王氏曰號呼守者之名也戒戒守者之事也已上所言皆

王國之守國下治其固與其守法則都鄙之事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瀍註都邑亦為城郭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註竟界也

民皆有職焉註職謂守與任

疏造都邑謂造三等采地國都之竟謂王國及三等

境上皆有溝木以為阻固近郊遠郊亦如之民皆有

職焉亦兼上王國及都邑合守之處其民皆職任使

遞守也

若有山川則因之註山川若殽臯河漢

疏殽謂若殽有二陵臯謂若東城臯漢謂若楚謂齊云楚國漢水以為池河為四瀆之險又齊西有濁河皆因之為固可知○王氏曰先王之世道德則明仁義則修然後掌固之守可賴焉若夫徒恃形勢而不知仁義道德之所本委而去之雖有方城漢水何足恃哉此魏武侯保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之以為在德不在險良有以哉○王明齋氏曰記曰城郭溝池以

為固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而言之在國曰固

在野曰險故周禮設官掌固主國都至於郊掌疆主

王畿之境司險者則自王圻之中以至於九州之内

無不有以守而達之司馬握軍旅之重而要害之地

實攻守大計三官所以並屬於夏官也固者人工所

為致力為難故自内而及外以漸而殺險者地利自

然守之為易故先遠而後近以漸而密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

路註周猶徧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

通典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萑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

其道路註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

王明齋氏曰王畿之内畎畝之中有無形之險遂溝洫澮川非止於通水而已即有沮洳之阸徑畛涂道路非止於往來而已即有曲折之艱涂而樹之林非止固其土而已即有蔽遮之阻是故胡騎不得長驅戎車不得並驟所以為善故晝東其畝唯子戎車是利此齊所以責晉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註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絶要害之道備奸寇也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註道治治道也國語曰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

疏即徒百二十人是也以道路多故設官及徒亦多也

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疏按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時候不在竟司空不視塗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氏曰道治言候人掌其道路之治治謂出入迎送治其事也

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註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

轘轅是其送之

郝仲輿氏曰方逺方道治經行便道者為治其防護之事分鄉治事曰各掌方治逺方有事來王國求治如虞芮質成之類

環人掌致師註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柄馬掉鞅而

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左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

疏莪矢之善者柄猶飾也

察軍慝註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

郎氏曰軍慝者懷詐潛入我師也

環四方之故註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

郝仲輿氏曰四方有事還報也

巡邦國

王氏曰無事之時亦使之廵視防患於未然

摶諜賊註諜賊反閒為國賊

訟敵國註敵國兵來則往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

疏成二年晉伐齊晉師至袁婁齊侯使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今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又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下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晉於是退師

揚軍旅註為之威武以觀敵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降國邑註國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曰齊人降鄣

王氏曰候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惡懾諸侯皆守境事以掌固統環人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註

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

或曰舍止也脫轡於此則知止也

畚所以盛糧故以畚表稟軍中雜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於事便也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註鄭司農云縣壺以為漏以序聚欜以次更聚擊欜備守也玄謂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

劉氏曰其擊柝以戒守者以漏刻爲更代

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

某氏曰縣壺以爲漏者謂縣壺於上以水沃之水漏下入器中以沒刻爲准法有更漏則擊柝者可序更矣喪未殯哭不絶聲有更漏則守尸而哭者可相代矣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註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薛氏圖云以火爨鼎則使之不凝以火守壺則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喪事所以嚴凶哀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為節焉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〇王氏曰刻漏古今法器於天文為下

垣漸臺故設官董其事軍事嚴喪事遽特舉以見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註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燕禮曰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

疏三公射北面者君南面答陽臣之北面答君三公

臣中最尊故屈之使北面答君之義孤東面者西方者賓位以孤無職尊而賓客之故在西也卿大夫西面者以其皆有職故在東在東近君居主位也士無臣不得自大射得與君大射按下文士豣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引燕禮者欲見天子諸侯朝燕射三者位同之義○王氏曰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未嘗不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與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

面答君也孤東面佑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其摯三公執璧則以其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三公之摯不序於宗伯而獨見於射人者蓋三公師道也王之所承有弗敢臣也宗伯之摯不序於其職而射人以主賓射為先則三公之摯言於此亦以見賓之而弗敢臣之意也射人之位不及士者蓋射人所掌賓射之禮故不及之記曰朝不坐燕不與謂之士是也

○仲輿郝氏曰按鄭謂射人所掌位為將射入見君

之位將射見則不必摯凡摯始相見也始見輒與燕而射非也

諸侯在朝皆北面詔相其灋註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灋其禮儀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註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

掌其治達註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註射灋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肄之也

疏此則賓射在朝之儀言王射之禮者此經兼有諸侯臣各在家與賓射法各自有官掌之射人但作法與之耳此射人所掌王射之禮以别諸侯巳下之射

也肄則習也○王氏曰先王因度數而制之以為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為儀自王以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二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樂歌則異節以至其容其獲其正皆有多寡之數焉此射之法也以是法而治之則其見於内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挾矢必固揖遜有序升降有節此射之儀也古之射者行同能耦則别之以射而勝者則飲不勝者此射之所以有耦也

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

疏此經言容儀禮大射鄉射等云乏言容者據唱獲者容身於其中據人而言云乏者矢至此乏極不過據矢而說也

二侯熊豹也豻獸名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

疏按鄉射記云於境則虎中龍旜謂諸侯賓射之禮

彼又云唯君有射國中其餘臣則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側則臣皆不得在國射若然在朝賓射唯有天子而此云皆與賓射於朝之禮者謂諸侯已下賓射在巳朝不謂於天子之朝行此賓射之禮也

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

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

陳氏集說疏曰上文不言士天子與諸侯賔射士不與也而此云士豻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賔射不得與君賔射矣

大夫以上與賔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

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疏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少為差皆留四節以乗矢拾發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者謂若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也引樂記證侯道遠近亦為節也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按射義疏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射禮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

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
謂燕息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唯士
無大射又按詩行葦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
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以爲賔疏禮稱將祭而射謂
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射以擇賔則亦爲大射禮射
有三賔射在朝而射以娛賔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
皆無擇士之義又按禮記聘義云聘射之禮至大禮
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强有力者弗

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則諸侯遣聘之卿大夫亦得與於賓射杜氏通典亦云賓射謂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已下禮賓而射皆行之於朝或行於廟蓋謂此也

若王大射則貍步張三侯註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

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灋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共虎熊豹侯也

按白虎通曰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制近也

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註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以矢行告射人主

以矢行高下左右告於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玄謂令去侯者命負侯者去侯也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

疏負侯之人是服不氏也○王氏曰未射時獲者負侯而立故射則令其去侯而居於乏以避矢也○王氏曰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俊卿章氏曰天子諸侯燕射皆在國又天子賓射在朝亦在國士大夫燕射

賔射不在國大夫亦得行大射雖無郊學亦不得在
國是以孔子為鄉射於矍相之圃是其一隅也○或
曰天子大射則在廟賔射則在朝燕射則在寢諸侯
大射在郊學賔射在朝若國外相會則在竟
祭侯則為位註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為位為服不
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
與大史數射中註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算也大射曰司
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

王氏曰必與太史者以太史凡射事飾中舍算故也

佐司馬治射正註射中射之灋儀也

王氏曰射以不失正鵠為主司馬治之射人佐之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註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云

疏宗廟之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射人贊

射牲也諸侯已下則不射楚語云劉羊擊豕而已漢時苑中有貙劉爾雅貙似貍劉殺也引之者證烝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法○王明齋氏曰上古六畜未擾必射以祭後王於祭祀猶親射其牲所以存古者始血之禮且以致親殺之意○王氏曰祭祀王必親射牲示誠敬之至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疏作使也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焉則射人使大

夫為上介使凡有爵者命士已上為衆介也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註倅車戎車之副

王氏曰王之所乘不敢虛其位也

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註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

戒大史及大夫介註戒戒其當行者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

疏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

射人戒大史及大夫與諸公為介〇王氏曰大史與

事者以大史主協禮事故也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註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苛謂詰問之

疏作卿大夫掌事者謂王喪宜各有職掌比其廬謂若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王崩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於堂大斂

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殯引檀弓證射人與僕人君之疾莞皆是二人之事彼鄭云卜當為僕即僕人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註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

王氏曰舜命益為虞則曰若予草木鳥獸養猛獸而教馴之亦以若為主也

凡祭祀共猛獸註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曰

熊羆不熟

王氏曰祭祀之羞備物故也

賓客之事則抗皮註鄭司農云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

王氏曰抗之言舉也蓋聘禮庭實有虎豹之皮示服猛而有文故也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註玄謂待獲待射者中

舉旌以獲

王氏曰凡射侯共於司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之待獲待射中則舉旌以唱獲

射鳥氏掌射鳥註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鴇鴞之屬

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註烏鳶善鈔盜便汚人

劉氏曰大事尚肅也

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註矢著侯高人手

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司弓矢職曰大射

燕射共弓矢并夾

羅氏掌羅烏鳥註烏謂畢居鶻之屬

蜡則作羅襦註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襦讀為繻細密之

羅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

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巳

蟄可以火田

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註春鳥蟄而始出

者若今南郡黄雀之屬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頒賜

陳氏曰天子之於老其所養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夫貴胄謂之國子故貴而老者為國老賤者謂之庶人故賤而老者為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義記所言四代養老是也而又有死政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

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饔酒

正槀人所謂耆老者則總三者言之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註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鳥

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鵞鶩之屬

王氏曰鳥之待人而養者鵞曰舒鴈鴨曰舒鳧以其

似鴈鳧而飛之舒遲也

祭祀共卵鳥註其卵可薦之鳥

歲時貢鳥物註鶉鷹之屬以四時來

共膳羞之鳥註雉及鶉鴽之屬

疏內則及公食大夫上大夫二十豆有雉兔鶉鴽○劉氏曰鶉雀鴿雉之類非一品也故以備膳羞為職○王氏曰先王設官可以共祭祀共膳獻備器用者無棄物焉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九